



*Demian: Die Geschichte von  
Emil Sinclair's Jugend*

Hermann Hesse

# 德米安：彷徨少年时

[德] 赫尔曼·黑塞 著 丁君君 谢莹莹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Demian:**

Die Geschichte von  
Emil Sinclairs Jugend

---

## 德米安：彷徨少年时

[德] 赫尔曼·黑塞 著 Hermann Hesse 丁君君 谢莹莹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米安：彷徨少年时 / (德) 黑塞 (Hesse, H.) 著；  
丁君君，谢莹莹译。—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书名原文：Demian, die geschichte von emil

Sinclair's Jugend

ISBN 978-7-208-12328-1

I. ①德… II. ①黑…②丁… ③谢… III. ①中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1965 号

责任编辑 王 玲

封扉设计 Cédric Allemann



世纪文景

德米安：彷徨少年时

[德] 赫尔曼·黑塞 著

丁君君 谢莹莹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6.375  
插 页 2  
字 数 96,000  
版 次 2014年7月第2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2328-1/1·1261  
定 价 25.00元

## 导言：我的朋友《德米安》

詹姆斯·弗兰科 / 文

杨玉功 / 译

我还记得第一次读《德米安》的情景，那是初夏的一天。四月份我刚满十九岁，正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园的一间小餐馆卖东西：即食三文治、微波速热比萨饼、便宜的墨西哥杂烩，还有晶亮诱人的中国餐。之前我花了一学年时间专修英国文学，而当时却决意投入波涛汹涌电影表演之海，且正起劲地跋涉表演学校的满潮湿地。我并未参加加大洛杉矶分校戏剧课程的面试，所以就被迫在山谷（圣费尔南多山谷——译者按）里上课。就在加大春季学期将要结束之前，我决定全时投入表演专业。我的父母并没有反对，只是说只要我在大学学习就支持我，如果我想当艺

术家就只能自谋出路。

于是我就在北校区的食堂打工，服务我那些昔日的同学校友。我的老板是一个研究生，他的脑袋刮得精光，只留下两块头发，还染成了红色，而且还定型为两个六英寸的牛角状。我叫他比尔。我记得我挺喜欢他，也许只是因为在我的所有老板当中他最接近我的年龄，可他毕竟还是个老板。我打工是为了支持自己的电影演员之梦（几个梦想之一吧），而我的雇主竟像个魔鬼。

休息时我就读奥尼尔、田纳西·威廉姆斯、萧伯纳、易卜生、契诃夫等人的剧作，这些作家无疑可以帮我了解我所选定的职业。我打的这份工最折磨人的部分倒并不是比尔，当然，碰上哪一天不顺，他就会一刻不停地盯着我往三文治上加肉加芥末，盯着我从锡皮桶里舀出墨西哥烤青椒盒；这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无聊。我现在明白，那份卑微的工作教我懂得了责任、奉献与服务，但在当时我有着各种宏大的梦想。我离开学校本来是为了成为世界上最棒的演员，却不得不留在校园里，还要伺候那些几个月之前还请我参加联谊会堂聚会的同学们。好像我已经后退了五步，事实是：我居然离开一所一流的大学，加入一大群候选者，企图闯进一个以竞争激烈闻名的行当；这怎么看都像是傻瓜的节奏。

挨着比萨饼服务区的那面墙上挂着一个相框，里面是年迈的马龙·白兰度的照片：一个穿西装戴橄榄球头盔的人正领着他穿过蜂拥的摄影者和傻傻的看客。我相当确信那张照片是在白兰度的儿子涉嫌谋杀案审讯期间拍摄的，而当我给食客上些残羹剩饭时，那照片却给了我莫大的激励：白兰度是电影表演的巅峰，他的影像让我想起我希望跻身其中的伟大传统。

几个月之后我开始读《德米安》。我不敢说这中间是否有关联，就在那一天，毫无征兆，我挂好我的围裙，走出后门，从此一去不回。那天我本来打算上班的，所以一旦出门离开，我不知道该去哪儿。口袋里揣着那本《德米安》，我直奔西木区而去，同时为自己决然离开的壮举而感到激情满怀。快要离开校园的时候我碰上了一个老同学，一个过去曾经与我眉来眼去的女孩，她正在草地上晒太阳。我把我的事儿告诉她，可似乎没能引起她的回应。我感觉我更进一步远离了四平八稳的生活，同时更接近了艺术自由的境界。可跟这个女孩诉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刚刚辞职的毛头小子。

在一间小餐馆里，我回过头来读《德米安》，感觉自己似乎又得到了理解。书中的讲述者埃米尔·辛克莱也在追寻。他在善恶之间的摇摆犹疑，在从俗之业与艺术之路之间的徘徊不定，都

似乎映射了我自己的境遇。就像这部小说出版后九十年期间的许许多多年轻人一样，我感觉赫尔曼·黑塞似乎在描述我自己内心与外在的种种争斗。辛克莱有德米安作他的向导，而我却尚未找到我艺术上的良师。我所有的只是这本书。

《德米安》成了我的德米安，成为我可以倾听与思索的内心的声音，伴随着我从幼年到成人并进入艺术世界的艰辛历程。当然前路之曲折也不止一端——我后来在麦当劳打过工，接过做演员的活儿，然后又对所有做过的工作厌恶有加，继而又扩展了我的艺术视野（黑塞不但是个作家，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家）——而我所追求的是一种自我理想映照的生活，在趋向这个目标的旅程之中，阅读《德米安》是重要的一步。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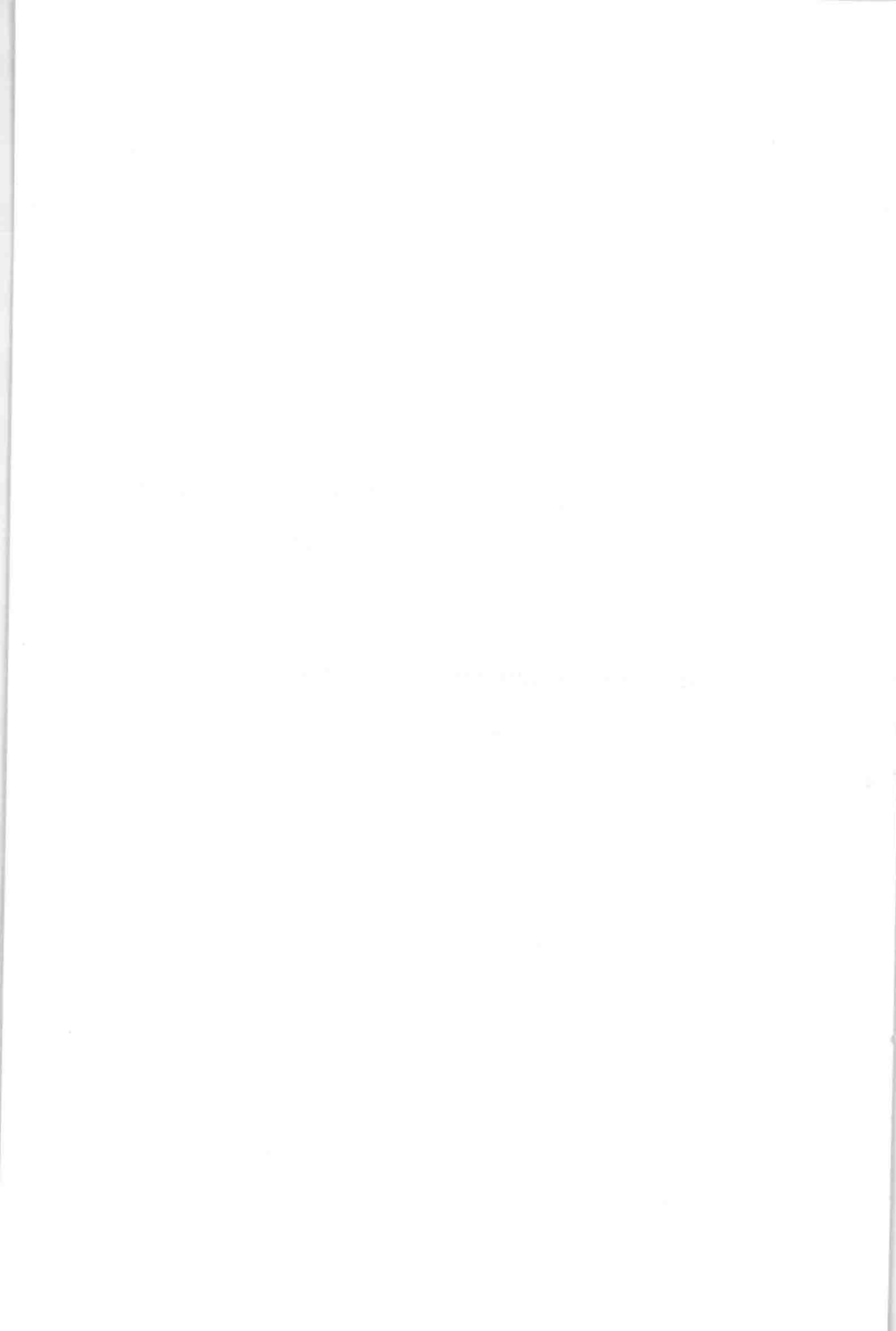
- 两个世界 7
- 该隐 29
- 强盗 52
- 贝雅特里斯 74
- 鸟奋争出壳 98
- 雅各与天使的摔角 119
- 艾娃夫人 144
- 结束和新生 173



我所渴求的，

无非是将心中脱颖欲出的本性付诸生活。

为什么竟如此艰难呢？



我的故事得从最初的时刻说起。若是可能的话，我得追忆到童年的懵懂时代，乃至童年的久远之前，从我的家族渊源开始。

写小说时，作家们仿佛将自己尊为上帝，高高俯瞰，洞穿凡人的历史，讲述故事的方式也如同上帝的叙述方式，没有任何粉饰，一切都是其本真面目。可我却没有这样的能耐，就像作家也没有这种能耐一样。但我的故事对我之重要远甚于作家的故事之于作家，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人的故事——不是一个虚假的人，可能的人，理想的人或非现实的人，而是一个真切、独一、鲜活的人，可惜今天的人对此的理解却不如往昔，虽然每一个人都是自然独一无二的宝贵造物，人们却依然对彼此大开杀

戒。如果我们并非独一无二的人，如果我们真能用枪炮任意将他人从世上抹杀，那么讲故事将是多此一举。然而人并非仅作为个人而存在，他同时也是独一无二的特殊个体，永远是一个关键而奇妙的点，在这个点上，世界的万千现象纵横交错，充满不可重复的偶然。因此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重要的，永恒的，神圣的，只要以某种方式活于世上，只要顺应了自然的意愿，每一个人都是妙不可言的存在，值得我们去关注。在每一个人身上，精神都已化成了形貌，在每一个人身上，造物都在蒙受苦楚，在每一个人身上，救世主都被钉上了十字架。

今天少有人懂得什么是人。很多人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死得更从容，当我写完这个故事之后，我也会同样从容地死去。

我不能自诩洞明世事。从过去到今天，我一直是一个寻觅者，但我已不再寻求于星辰和书本之间，而是开始聆听自己血液的簌簌低语。我的故事并不令人畅怀，也不像杜撰的故事那样甜美和谐，它味如痴语、混乱、癫狂和梦幻，就像所有那些不愿再自欺欺人的生活一样。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通向自我的征途，是对一条道路的尝试，是一条小径的悄然召唤。人们从来都无法以绝对的自我之相存在，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变成绝对自我，有人迟钝，有人更洞明，

但无一不是自己的方式。人人都背负着诞生之时的残余，背负着来自原初世界的黏液和蛋壳，直到生命的终点。很多人都未能成人，只能继续做青蛙、蜥蜴、蚂蚁之辈。有些人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鱼。然而每个人都是自然向人投出的一掷。所有人都拥有同一个起源和母亲，我们来自同一个深渊，然而人人都在奔向自己的目的地，试图跃出深渊。我们可以彼此理解，然而能解读自己的人只有自己。



## 两个世界

我的故事开始时，我已十岁，正在我所在小城的学校读书，那时的经历便是故事的开端。

那时，世界朝我扑面而来，痛楚和惬意的战栗叩击着我的内心，隐秘的小巷，明净的房屋和钟塔，钟声，面孔，舒适暖和的房间，神秘诡异的房间。那里有温馨的亲密，有兔子和女仆的味道，有家用药材和干菜的味道。在那里，两个世界迎面相逢，日和夜从两个极点冉冉升起。

一个世界是父亲主持的家，是个亲密的小世界，里面只有我的父母。这个世界的大部分我已熟识，它的名字便是父亲和母亲，爱恋和严厉，模范和学校。这个世界散发着温情的光，清静

而整洁，这里有絮絮软语，洁净的双手，整洁的衣装和文雅的举动。这里有早晨的祷告和圣诞的喜乐。这个世界中，通向未来的路途平坦笔直，这里有义务和罪责，愧疚和忏悔，饶恕和善举，爱慕和敬意，圣经和箴言。这个世界的秩序需要我们去遵守，这样生命才会变得明朗而丰富，美好而规整。

另一个世界也从我们的家中延伸出来，却是完全不同的面貌，它的味道、语言、承诺和要求都大相迥异。第二个世界中有女仆和小工匠，有鬼怪和奇谭，那里流溢着无数恐怖却又魅力无穷的神秘事物，有屠场和监狱、醉鬼和泼妇、产仔的母牛和失足的马，有关于偷窃、凶杀和自缢的故事。这些美妙而可怕、野蛮而残酷的事件无处不在。在咫尺之遥的街巷或庭院中，警察和流浪汉随处可见，醉醺醺的男人打老婆，夜晚时分，少女纺的线团从工厂中汨汨滚出来，老妇能对人施咒致病，强盗们藏身在森林中，纵火者被乡警们逮捕——浓烈逼人的第二个世界四处奔涌，袭面不息，无处不在，却惟独没有渗入父母居住的房间。不过这样也好。我们能够拥有和睦、秩序和静谧，义务和良知、饶恕和爱慕，是非常美妙的事情，而截然不同的那些事物的存在，那些喧嚣和尖叫、阴暗而残酷的一切，也是非常美妙的，因为只一步之遥，我们就能回归母亲的怀抱。然而最奇妙的是，这两个世界



竟如此密切地彼此衔接，相生相伴！比如说我们的女仆莉娜，每到傍晚，她坐在大门边的客厅里祈祷，清亮的歌喉唱着祷告，洗净的双手摊在平整的围裙上，此时，她完全属于父亲和母亲，属于我们，属于光明和真理的一方。这一刻结束之后，她却在厨房或马厩里给我讲无头侏儒的故事，有时，她还在屠夫的肉店里和邻家妇人泼口对骂，此时，她已是另一个人，属于另一个世界，浑身藏着秘密。一切都是这样，尤其在我身上。毫无疑问，我自然站在光明和真理的一方，我是父母的孩子，然而我又无时不在见闻另外一个世界，虽然那里于我如此阴森而陌生，经常唤起我的内疚和惊惧，但我同时也生长在那里。某些时候，我甚至情愿自己活在那个禁忌之国中，每次返回光明的一方时——虽然这一回归是不可抗拒的正道——这里的世界似乎显得更冷清乏味。某些时刻，我明白，我生命的目标便是以父母为榜样，长成光明而纯净的人，成熟和规整的人，然而在此之前，我还要跋涉一段远路，要上小学、大学，参加各种实习考试，而这条道路的路边便是那另一个黑暗的国度，我必须穿越这个世界，一不小心，我就会驻留其中，无法拔身。我心潮澎湃地读过一些故事，故事中的少年遭遇了类似的经历，堕入迷途。此时，回归父亲的真理世界令人感觉如释重负，我觉得这才是惟一的真善之举，是我应谋求